

吳建民 歐洲科學院院士、副院長，歐亞科學院院士

是前所未有的。我在現場聽到各國代表的發言，心潮澎湃，真實地感到是一股歷史的潮流推動中國重新回到聯合國。儘管過程很漫長，且充滿艱辛，但是，這股歷史潮流卻是不可阻擋的，中國重返聯合國是歷史的必然。

四十年在人類歷史上不過是短暫的一瞬間，然而，過去四十年世界的變化，中國的變化，中國和世界關係的變化，是巨大而深刻的。回顧這些變化，我有三點感悟：

聯合國是戰後成立的最具代表性的國際組織。但是，在中國重返聯合國之前，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卻被排除在外。我們不去，聯合國就缺了一大塊，那是很不正常的。57個國家代表發言中，很多人就強調，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加，聯合國是不完整的。

我們重返聯合國四十年來的表現，也沒有辜負聯合國和世界人民對中國的期望。在聯合國系統裡，各個會場都能聽到中國的聲音；聯合國的各種重大決定都有中國的參與。我們在聯合國裡不畏強暴，主持正義，講公道話。我記得，重返聯合國之初，喬冠華團長在第26屆聯大的發言以及鄧小平同志在1974年第六屆特別聯大上的發言，都給各國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們普遍反映，中國重返聯合國為當時美蘇爭霸陰影籠罩的聯合國帶來了一股清新的空氣。過去在聯合國裡，批評美國或蘇聯一家的聲音聽得到，但是同時批評美蘇兩家的聲音聽不到。但中國人去了，根據事實，對兩國都進行了批評。聯大一般性辯論，有中國代表團團長的發言時，大廳裡往往是座無虛席。

在兩極體制結束後，我們在聯合國裡高舉和平與發展的旗幟，一切有利於和平有利於發展的事情，中國代表團都旗幟鮮明地支援。一切不利於和平，不利於發展的事情，中國代表團都不贊成。在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中國是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出兵最多的國家。我們共派遣了2萬1千人次，參加了30項維和行動。

中國在聯合國四十年的表現說明，世界需要中國。中國重返聯合國無疑提高了聯合國的威信，促進了世界的和平、發展與進步事業。

胡錦濤主席曾經指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何亮亮 鳳凰衛視評論員

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在故鄉蘇爾特被俘之後，被武裝分子打死，視頻鏡頭傳遍了全世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已經提出要調查這個事件，但看來此事肯定會不了了之，因為西方國家顯然不想糾纏此事。

按照國際公認的對待戰俘的公約，以及一般的文明社會的標準，對待一個在國際上被捕捉的軍人，是不能任意殺害的。卡扎菲上校是前利比亞最高領導人，也是武裝部隊總司令，是在逃亡途中被俘的，應該作為戰俘看待。然而發動對利比亞空襲以及襲擊卡扎菲軍隊的北約肯定不希望承擔這個責任，利比亞的全國過渡委員會聲明並沒有下達處決令，但這個過渡政府顯然也無意追究此事。

從西方媒體的反應來看，大部分媒體都認為作為推行暴政的獨裁者，卡扎菲是咎由自取；看來西方媒體都認為，可以使用無節制的暴力對付暴君，包括處決，可以用這種方式推行民主。

卡扎菲本人據說在逃亡途中，已經對自己過去的作為有所悔悟，但為時已晚。他從27歲開始統治利比亞，時間超過40年，他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都不是現代的，毋寧說是沙漠的、部落的，由於利比亞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卡扎菲及其家族控制了石油出口的收入與分配，一方面人民

陳振寧

行政長官宣佈其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其長者政策有突破。進一步而言，政府可提供更多空間，發揮長者的能力。

施政報告提出了「廣東計劃」，讓選擇在廣東退休安老的長者可以在當地領取高齡津貼，毋須返港。這種福利可攜性措施具突破性，令7萬名居於廣東省的長者免卻舟車勞頓之苦。但是該措施的另一個效果是鼓勵了長者到內地退休。根據統計處的數字，全港98萬名65歲以上的長者，有4%表示希望回到內地養老。

就此根本性政策的改變，政府應作更佳預備，逐步把其他長者福利擴展至內地，方便長者。當中醫療券是另一個較易實行的突破點。現時，政府延長醫療券試驗計劃，每位長者可以獲得10張50元的醫療券，使用本地的醫療服務。政府可考慮將計劃延伸至廣東省的指定醫院。當然，合作醫院的選定、醫療券價值兌換、領取手續等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

另外，2012年，一間由香港大學和深圳市當局共同籌辦的醫院將會開始提供服務。事實上，部分政府在內地退休的最大憂慮是內地醫療服務質素參差不齊。就此，政府應鼓勵更多港資機構與內地合辦醫院。同時，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簽訂了「粵港合作框架協議」。該協議訂明，「探索香港服務提供者廣東設立全資（獨資）醫院的可行性」。特區政府可就此與廣東省積極協商，協助港資企業在內地開辦醫院，以供長者選擇。

施政報告也提出了不少支援長者的本地措施，例如以兩元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研究推行社區照顧服務券、推出公眾泳池月票等。一直以來，香港的發展有賴上一代的努力，社會應對其退休生活有所承擔。但是必須指出，長者不應被簡單地視為是負擔。事實上，長者仍想服務社會。

世界的繁榮穩定也離不開中國。」這是千真萬確的。

中國曾經是一個在世界上領先了上千年的國家；但是在近代，我們大大落後了。我們為什麼會落後？五百多年的閉關鎖國，中國置身在世界的大變化之外，導致了中國的落後。封閉導致落後，落後就要挨打。這是小平同志總結幾百年的歷史得出的結論。要趕上必須開放，開放必須走向世界。重返聯合國標誌着中國走向世界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中國重返聯合國，是中國當代外交史上的一個里程碑。1971年10月25日，聯大通過恢復我合法席位決議時，與我國的建交國僅有64國，而當時聯合國的會員國有131國，與我建交國不到會員國的一半。

我到了聯合國之後，所見所聞，深刻地感受到，中國重返聯合國使我們的外交舞台大大擴大了。過去的外交舞台主要是亞非地區和社會主義國家。此外，發達國家中只有法國和部分歐洲國家與中國建交。而我們回到聯合國之後，我們就可以同世界各國打交道。舞台擴大了，有助於中國人擴大眼界。

我重返聯合國後，與我建交國迅速增加，到1979年1月1日，我國與美國建交時，與我國的建交國已猛增到113國。在短短的七年之內，有49國與我國建交，大部分發達國家，都在中國重返聯合國之後與我建交的。十分明顯，我恢復了在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後，加快了發達國家與我建交的步代。

重返聯合國為我國1978年以來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我們的對外開放是對全世界開放，對全世界開放，需要正式的外交關係作為支撐。美國、日本、德國等大批發達國家與我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為我國同這些國家在經濟、貿易、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開展卓有成效的合作鋪平了道路。中國三十多年的大發展，舉世矚目。發展的速度如此之快，受益的人群如此之多，建設的規模如此之大，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是沒有先例的。這樣的成果，如果沒有開放，沒有同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那是不可想像的。過去四十年，我國對外合作的大發展，證明了中國也需要世界。

全球化已經把世界連成一氣，中國的事情和世界的大局是密切相連的，也是相互影響的。胡錦濤主席提出要抓國際、國內兩個大局，這是很深刻的。我國重返聯合國，就是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典型事例。

吳志森偏袒黎智英可恥

美恩

吳志森擦鞋極盡肉麻之能事

不要問國家為你們做些什麼，不要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反對派亦應問自己：不要問市民為什麼捐款那麼少，而要問自己為什麼做過些什麼？所有事情都不會是無原無故的，反對派之所以缺乏捐款，全然是與他們過往的缺失有關，當一個商家看着反對派議員打着民主的幌子，實質只是想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而不是着眼于市民大眾利益之上的時候，還會捐款給反對派嗎？

若我們回看過往發生的一些事，便會輕易找到反對派與民為敵的例子。特區政府宣布向市民派發6000元，深得人心，但反對派不滿政府採納建制派議員建議，竟然大唱軋歌，不惜與民為敵，大唱反調，一時說政府沒有解決深層次問題，見沒保障退休人士；政府要求通過財政年度的臨時撥款，本與無關，但反對派因為「條氣唔順」，不是投棄權票，便投反對撥款因為未夠票而未能通過，險些令公務員與領取綜援人士外某些政黨如公民黨之流，不斷唆使一些目不識丁、身無分文去投提出司法覆核，以政府的錢餵政府，他們濫用司法程序，投油治水；去年的所謂「五區公敵」，本身不單只違反《基本法》，可惜反對派一意孤行，令政府白白損失億多元公帑。

為錢而被蒙蔽雙眼無可救藥

員，才是市民不願意捐款給反對派的真正原因，試問有誰願意去劫自己？吳志森被金錢蒙蔽雙眼，盲目為黎智英護短，早該揭破黎智英經常與美國駐港領事館眉來眼去，他之所以肆無忌憚，背後肯定有人支持，連陳謹申和羅致光也得到「嚴格保護」。信黎智英這個「逢中必反」的大頭目沒得到美國駐港領事館、英旗下的報刊、雜誌經常渲染暴力、色情、賭博，近期還推出成為「過街老鼠」，杯葛之聲此起彼落，其集團股價亦大幅下挫。集團的財政狀況，黎智英真的可以成為反對派的大金主嗎？黎智英捐款令人聯想到外國勢力，就是因為外國勢力想滲透香港，是上什麼貨，而黎智英的角色極可能是反對派的一個代理人吧了，是代什麼事，而是其角色必要擔當的事，若不，哪來這麼多政

放雙眼的吳志森，不單對黎智英和陳日君的惡行視而不見，還「玩嘢」行為描繪為「政黨政治正常發展」，其選擇性的偏激伎倆無可救藥程度。